

電 影 劇 本

巴甫洛夫傳

巴巴娃著 · 周硯編

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發行



在人類思想和成就的歷史上，科學院會員伊凡·彼得羅維奇·巴甫洛夫的名字是和哥白尼、牛頓和達爾文的名字並駕齊驅的。俄羅斯神父的兒子，巴甫洛夫於一八四九年誕生在利森城。他在彼得堡大學自然歷史系畢業之後，便開始了他在科學中的卓越事業。

巴甫洛夫是一個具有驚人毅力和不屈不撓的意志的人，他把整個的生命貢獻為人類服務。他底關於消化學的研究——榮獲了諾貝爾獎金——現在已經成為全世界治療學家的基本工作。巴甫洛夫底關於腦的作用的研究為人類打開了了解睡眠、疲倦和催眠的機械作用的新道路。他所想出來的、通過大腦外皮的新治療方法，現在正在蘇聯由巴甫洛夫學派繼續實行和發展著。

M·巴巴娃的電影劇本已被蘇聯電影工業接受。

甫洛夫：最糟糕的是，
尼柯丁，日子一天天地
過去了。而完成的只有
這麼一點。我們的道路
只是開始。……



高爾基：事實上是弗拉
第米爾·依里奇讓我
來拜訪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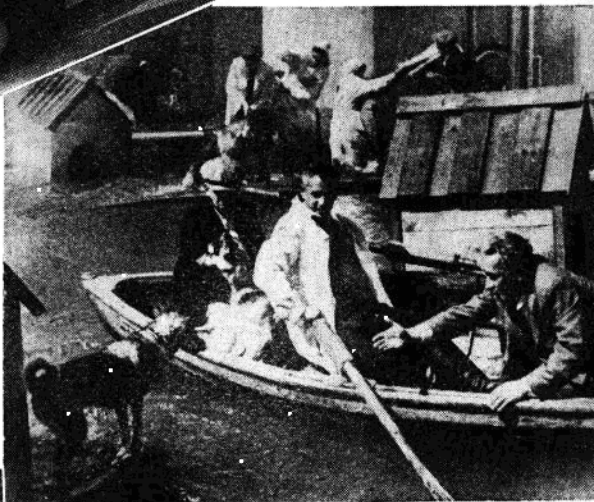
瓦瓦拉：你憑着滯
緩阻碍的作用。
我給了你一個突
然的刺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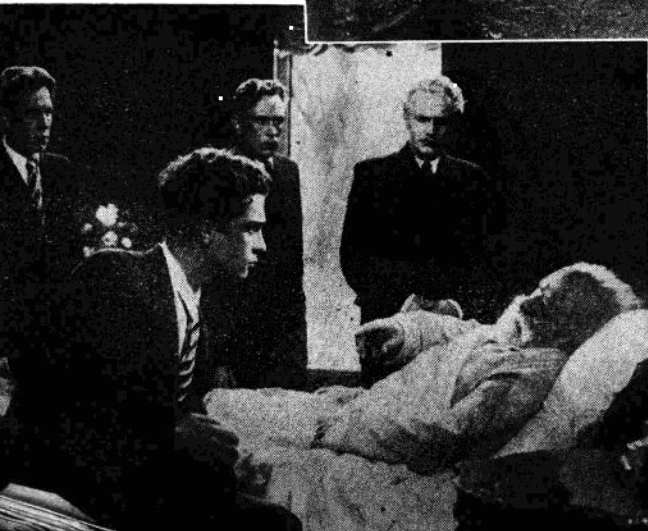
那隻狗正畏縮
在一個半淹沒的
花亭的一角裏，
站在一塊凸出的
檣板上毛髮豎立

.....



基洛夫：……是的，我們要使
大自然放棄她所貯藏着的一
切東西！

巴甫洛夫：啊，我看你也是一
種夢想家。……一個政治家
——又是一個夢想家。



巴甫洛夫：……觀察再
觀察。要學習做科學
的苦工。第二——要
謙虛。……而第三，
要有熱情。記住科學
要求人獻出整個的生
命……



列寧格勒……一個嚴寒的清晨。在寂寞的涅夫斯基大街上還沒有來往的行人。雪正在下着。

一輛掃清電車路上的掃雪機隆隆馳過。

輪轉機有節奏地隆隆作響……一張新的報紙落在承受板上。

列寧格勒真理報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編輯員在電話前，向聽話筒大聲叫喊，壓過了機器的噪鬧。

『是的，我緩發了第二版……等着巴甫洛夫健康情況的醫務報告……』

一個婦人站在窗邊，灰色的頭髮梳成老式的樣子，高高地盤在頭頂上。下面，街道上，颳着旋風。汽車駛到大門前。從上面窗子裡看下去就像甲蟲似的。

一個大房間，牆上掛着俄國大畫家的畫。這是巴甫洛夫家的飯廳。

弗拉地米爾·伊凡諾維奇——巴甫洛夫的兒子——坐在一個安樂椅上。一羣焦愁的學生和同業。站在窗前的灰髮婦人是希拉費瑪·瓦西列夫娜，巴甫洛夫的妻子。

圓形玻璃罩內的一座古鐘報了時刻。銅製鐘的叮噹聲像針一樣地刺破了高大白門前的沉默，門裡面躺着巴甫洛夫。

我們看到巴甫洛夫，很像十年前的畫像和照片——留着鬍子，灰色濃密的眉毛，深陷，真摯而敏銳的眼睛，裡面閃爍着幽默的光芒。巴甫洛夫似乎對擁擠在他床邊的著名醫生的會診感到很有意思。這個偉大的生理學家坐在床上，四面圍着醫生。其中之一謙恭地敲着他的背，稍遠一點站着西米歐諾夫。

巴甫洛夫的頭從檢查他的醫生們的頭中抬起來。

巴甫洛夫：我們必須擴大夏季用的獸籠子，冬季用的獸籠子也擠得很。像那樣擁擠，

誰能進行觀察呢？

西米歐諾夫：好，伊凡·彼得羅維奇。

巴甫洛夫：我的演講排在什麼時候？

醫生們的頭從巴甫洛夫身旁移開。

西米歐諾夫：後天。

巴甫洛夫：我想，要延期了，是不是？（睨視着醫生們）

醫生們相互驚慌地望着——後天呀！

『伊凡·彼得羅維奇，請你給我們一個診斷你的機會！』其中之一請求說。

巴甫洛夫，緊閉着嘴唇，聽憑醫生的處理，但過一會兒又叫了起來：

『是的，把霍克那本書也給我送來。那傢伙提出了反對，可是他什麼也不懂，英國式的愚笨！你摸我的肝臟做什麼？只是普通着涼，沒有什麼。喂，先生們，够了！』

巴甫洛夫以一種診斷終結的神氣拉過被子，躺到枕頭上去。只有現在，病態的垂死的影

子，才浮現在他的臉上。

醫生們在窗前用低低的耳語討論着。

外面的車子更多了。大門前有一羣人。

巴甫洛夫閉起眼睛躺着。好像和疾病鬥爭似的，他緊握着手，把拳頭打在床上。

米洛琪卡，巴甫洛夫的孫女，跑到那許多人等待醫生會診結果的屋子裡。顯然她剛剛散步回來。她的媒母追着她，手裡拿着一件小皮外套和一雙套鞋。米洛琪卡躲開追尋她的人，飛也似地穿過了客廳，她的小鞋起落聲在屋子的緊張寂靜中聽來很沉濁。她的父親從安樂椅裡跳起來攔住她，但是米洛琪卡已經把門打開了。生命的欣喜的樂調和她小小的身軀一起闖到病室裡來了。管絃樂隊的凱歌以長音調逐漸增強。

巴甫洛夫以容光煥發的臉回答這生命的先驅。他抬起身來坐着，向米洛琪卡伸出雙臂，以煩悶的姿態揮手要他的兒子走開。

巴甫洛夫：出去散步了嗎？

米洛琪卡：嗯。

巴甫洛夫：（把她的小手緊握在自己又大又老的手裡）不冷嗎，小麻雀？

米洛琪卡：一點也不。（斜着眼看那羣站在窗前的醫生）我們院子裏有一個雪山，那麼高啊！

最後，門開了，醫生走出去的時候被包圍起來了。

屋裡只剩下巴甫洛夫和米洛琪卡兩個人。

巴甫洛夫：（嬉笑的）好，米洛琪卡，現在我們可以自己說說話了。

但是米洛琪卡却被一件罕見的新玩具迷住了。她把放在安樂椅上盒子裡的放血器拿出來，一排一排的擺在桌子上。巴甫洛夫微笑地注視着她的動作。他的目光掠過放藥的桌子，停在床對面一幅畫上。這是一幅里維旦的風景畫。一幕急流的河水的景緻——可能是奧加河，也可能是伏爾加河。黃昏，廣漠的曠野。音樂中出現了一支古俄羅斯歌曲的調子。它蕩漾在病人的床上，在放藥的小几上，在安樂椅上，在放着放血器的盒子上。歌曲逐漸升高，洋溢在整個房子裡，跟着便聽到了……奧加河碼頭工人的歌聲。年輕的巴甫洛夫穿着短短的學生裝和他的哥哥一同在奧加河岸上行走。暮色蒼蒼，落日的晚霞染紅了浮雲。遙遠的天邊上顯出風車的黑影。

河上處處飄着一圈一圈的薄霧，像滾動着的雲朵。還有歌聲。

回到了床邊，巴甫洛夫墮入沉思中。

『我上那裡去了啊？』他輕輕地對自己耳語。

利森的環境。巴甫洛夫和第米特里沿着木製的側道行走。

兩個老人穿着氈靴——雖然是夏天——靠着草屋的牆坐着，倚在拐杖上。他們注視着那逐漸消失的影子。

第一個老人：這兩個學生是誰？

第二個老人：他們是彼得神父的兒子。三個兒子，可是沒有一個人接他的位子。

晚禱的鐘聲響了。老人把帽子摘下，劃十字。

巴甫洛夫和第米特里繼續往前走……一個沒戴帽子的女人在石子路上追趕着一隻受驚而咯咯地叫着的母雞。胸部豐滿的姑娘們在大門外噓着葵花子。帶陽台的小木頭房子——顯着前花園的幽靜。晚禱的鐘聲響着，低沉陰鬱的聲音像一滴一滴飽經風霜的寂寞似的落在這幽沉的地

方。

巴甫洛夫：多麼令人昏昏欲睡的地方呀！第米特里，你有沒有做過這樣的夢？好像匆匆忙忙到什麼地方去，你的腿能跑多麼快便跑多麼快，可是你還在原來的地方。這簡直是可怕。

第米特里：（微笑着）我只知道吃過聖母糕餅之後，才有這樣的情形。

巴甫洛夫：可是對於我却像白日夢！我好像必須趕到什麼地方去，很緊急，可是不知道到底到什麼地方去。你知道，我們只活一次。我們必須過一次真實的生活，人的生活。

一所巨大的石砌房子出現在他們面前，前面一個發亮的牌子寫着『台里金父子公司』。

兄弟倆停在房子前。

巴甫洛夫：等一等我，我不會久呆的。

他推開大門。一聲兇惡的狗吠。一個僕人拉着一條獵狗。狗用勁地強掙着皮帶，企圖來咬巴甫洛夫。遠處，一個園丁在收拾着蘋果樹。

巴甫洛夫穿過一座巨大的蘋果園。這秋天的茂盛，這生命的豐碩和茁壯的毅力，看上去是如此美麗，使巴甫洛夫驚奇和欣喜地停住了腳。

老園丁走上前來，手裡拿着一把大剪刀。可以看得出來，他因為巴甫洛夫的羨慕而感到愉快。

台里金的臥室裡很充塞，晚禱鐘的悲哀的聲音也傳到這裡來了。一張巨大的橡木床。很多枕頭和羽毛褥墊子。上面躺着一個乾枯的小老人。他正在急促的呼吸着。一個寬大肥胖的老女人站在他的面前劃着十字。

『你應該舉行聖禮，阿爾希普·西米歐尼奇。彼得神父在這裏等着你。』

台里金：（煩躁地）不要緊，讓他等着。讓他的兒子先進來，他的兒子到底是個彼得堡的醫生。

老女人：你腦子裏還想着世俗的念頭呢！

台里金：住嘴，你這老傢伙！

巴甫洛夫被老女人引導着，通過一間狹小的放滿了櫃櫥的套房。彼得神父就在這裡坐在凳子上。

巴甫洛夫：父親嗎？

彼得神父：（乖張地）是的——還能有誰呢？去吧！他要你先進去。死亡已經盯住了他，可是他還想着世俗的事情呢。去吧。

巴甫洛夫走進了台里金的臥室，後面跟着一個高高的窄胸的男人。後者吻了一下台里金的手。

『父親，你覺得好一點嗎？』

台里金：別怕，我不會死——就是要苦惱你們大伙，他會治好我，你們看着好了，去吧。（只剩下了巴甫洛夫和台里金）。

台里金：我憋氣得很，除了我以外，每個人都能愉快的呼吸。（露齒而笑）我記得你會

和你們神學校的學生到這裡來，唱着聖誕樂曲。

巴甫洛夫：我記得。你的餅子好吃極了。

台里金：你喜歡嗎？那麼現在表示你的感激吧！

巴甫洛夫檢查病人。聽了一下他的心臟，然後搖搖頭。

台里金：我要死了嗎？瑪——爾——法！

老女人來到門口。

台里金：因為他誠實，所以給他一百個盧布。我的醫生們詐走了我數千盧布，這些討

厭傢伙！還答應救我呢！叫彼得神父來！

瑪爾法：他就在這裏等着。

巴甫洛夫把他的聽診器放在口袋裡。

台里金：先別走。你剛剛告訴我了！以後是什麼，嗯？

坐在床上，他捉緊巴甫洛夫的手，用一種帶有希望和恐懼的表情注視著他。

這時候，彼得神父出現在門口，站著。

台里金：你不相信上帝嗎？那麼你相信什麼呢。（一線希望再度掠過他的臉，也許一個聖彼得

堡醫生所具有的信念可以使一個商人不死吧？）

巴甫洛夫：（微笑着）相信人，相信人類的理性！

台里金：（茫然地）相信人？（用鼻子笑了一下）人都是豬！你不吃他，他就要吃你。世界就是這麼一回事。我敗壞了我的兄弟，把他一家攆到街上去。不行，我不能沒有上帝。我不能沒有上帝！

『我們在天上的聖父，聖子、聖靈，我們尊你的名為聖。』

彼得神父的莊嚴的祈禱可以聽到了。他慢慢走進屋子，將聖用器放在桌子上，清除掉藥瓶。把他的肩袈裟放在商人的頭上，揮手叫他的兒子走開。

巴甫洛夫隱退到俯瞰花園和蘋果樹的窗前。他停下來，以最大的好奇心觀察這一景象。他無法使自己離去。

『我赦免你。』彼得神父莊嚴地喃喃道。

台里金：（從袈裟下面）你那個兒子不相信上帝，誰應該負責，彼得神父？（突然向站在

窗前的巴甫洛夫喊道）喂，你怎麼知道我要活呢還是要死？你是上帝嗎還是什麼東西？要不是的話，最好別說話。我們都是『他』的奴隸，我們都是……（他緊握著彼得神父的手吻它。抬起身來，從窗口望出去。）今年蘋果豐收。（喘氣）誰要呢？

彼得神父：（忿怒地）不許瀆罵，否則我就拒絕給你聖餐。

台里金：我要死了……可是太陽還繼續在照耀着……菓園還會繼續存在？（哽咽）為什麼？也許，為你們？也許，為誰？

巴甫洛夫：（安靜地）台里金先生，你着了什麼魔？是的，菓園還要繼續存在……

台里金：不能，滾你的。不，不能，不能，我告訴你！瑪——爾——法！

（老女人又出現在門口）

台里金：菓園，菓園……把它砍下來！

（老女人臉上顯出了恐懼）

彼得神父：阿爾希普，不要發瘋！

台里金：你聽見我的話了沒有？叫僕人快出去！

彼得神父：走吧，伊凡，走吧！（走到他的兒子面前，把他推向門口。）你看看你做的

事……

台里金振起最後一股力量，扶着傢具，蹣跚地走到窗前。彼得神父愕然地站在門前。

巴甫洛夫穿過花園走出去。站住了。

僕人的臉由於震驚而發白。他們手裡拿着斧頭。瑪爾法啞口無言地站在門檻上。園丁將他的臉埋在手裡，避免目睹他一生工作的毀滅。

遠處，台里金衰弱的身軀出現在窗前，喘着氣，尖聲地叫着。

『你們還想可以自由處置嗎？你們這些豬獠，砍下來，我叫你們砍下來！』

台里金臉部的特寫鏡頭。惡毒的喜悅。斧頭的重濁的聲音。他忽然搖動了，向旁邊傾倒下去。

菓園立即呈現出如釋重荷的寂靜。

園丁撫摸着一棵樹上的深長的切痕。熱淚從老人的臉上滾下來。巴甫洛夫戰慄地站着。晚禱的鐘聲仍然有節奏地、淒楚地響着。